

德国快讯

2017 年第 20 期 · 总第 692 期

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政治动态

- 德国新一届联邦议员都是谁？
- “牙买加”联合政府费用可能高昂
- 基社盟反对引入穆斯林节日
- 财长朔伊布勒卸任前受赞誉

经济纵横

- 德国初创公司现状：德国无需谦虚
- 德国的气候目标几乎不可实现

社会万象

- 德国人日均在线时长 149 分钟
- 德国小学生成绩总体下滑

热点透析

- 应认真对待德国另类选择党的选民

德国新一届联邦议员都是谁？

《南德意志报》网站10月23日讯 10月24日，德国第19届联邦议院召开首次全体会议，总共709名议员，人数创历史新高。他们代表着六个议会党团和广泛的民意光谱。原则上，他们代表所有社会阶层、所有年龄组 and 所有行业。可是实际上能做到吗？议会中女性比例多少？德国另类选择党果真如一直自称的那样是“教授党派”吗？绿党确实和它的选民一样年轻吗？

大部分年轻议员来自右翼阵营。绿党议员的年龄并不代表其选民的年龄。12名30岁以下的议员中，有6名来自另择党，3名来自基民盟，2名是自民党党员，1名左翼党党员。最年轻议员是24岁的自民党党员罗曼·穆勒-博姆（Roman Müller-Böhm）。选民和议员的年龄契合度最高的党派是联盟党：60岁以上的大部分选民投票给了基民盟和基社盟，他们议员的年龄比例也基本如此。最年长的议员是另择党的威廉赫姆·冯·哥特贝尔格（Wilhelm von Gottberg），77岁。不过他并不是高龄议长（注：由议会中最年长议员临时担任的过渡期议长），今年夏季，担任高龄议长的规则改变了：从本届任期开始，该职务不再由最年长议员担任，而是由服务时间最长的议员担任。新规的官方理由是，根据工作经验安排职务更为合理。这项由社民党和联盟党做出的新规定被视为试图阻止为极右立场提供舞台。高龄议长的主要任务是宣布新一届议会首次会议开幕，并发言。现在担任该职务的是基民盟党员、即将卸任的联邦财政部长朔伊布勒，75岁，担任联邦议员45年。

联邦议院的平均年龄并没有经过本次大选而有很大改变，依然保持在近50岁，明显高于德国人口的平均年龄（男性42.8岁，女性45.6岁）。相比德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议员平均年龄变化幅度较小，数十年来都在48岁至50岁之间。

德国另择党在2013年成立之初被视为数学和国民经济学教授的党派。他们的宣传称，自己是新一届议会中“博士和教授密集型议会党团”，当然其中还包括荣誉博士的头衔。在佩特里及其丈夫米鲁赫退党之后，如果只考虑真正获得博士学位（而非荣誉头衔）的议员人数，另择党并非名列第一，而是和自民党（20%）并列第二，位于基社盟（24%）之后。博士议员最少的是左翼党，仅为14%。

根据五大数学-自然科学联合会发放给政党的问卷结果，所有政党都宣称将促进教育与科研，并且其决策要立足科学的认知。但是气候变化议题除外，因为另择党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联邦议院中女性比例创20年新低，仅仅不到31%的议员为女性，上一届联邦议院女性比例为37%。与国际上比较，德国从第22位下滑到第45位，在欧盟内部则从第7位降至第12位。另择党的进入和自民党的回归是女性比例低的原因。这两个党团中有145名男性，仅有29名女性。不过即使将其他政党考虑进来，也很明显的是，大约四分之三的新晋议员是男性。只有绿党和左翼党女议员人数大于男性。这符合他们的纲领：绿党要求上市公司领导层女性比例必须达到50%。左翼党也同样要求企业监管委员会和董事会女性比例达50%。

虽然德国官方没有贵族的说法，但是他们在媒体上出镜率却很高。德国贵族的特权早在100年前魏玛宪法中就已经取消。尽管如此，富裕的贵族自成一个封闭的小圈子。有贵族头衔的人光凭他们的社交网络就享有特权。名字中有贵族称谓的议员分布在几乎所有议会党团，其中基民盟议员中拥有贵族头衔的人最多（4.0%），社民党最少（0.7%），基社盟则没有。历史学家估计，民众中的贵族比例低于0.1%，相比较而言，联邦议院中2.3%的贵族比例大大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在职业生活中天天与法律打交道的人，某个时候会产生自己参与立法过程中的需求，这个人群的人数明显高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据联邦议院大选委员会主席称，议会中16%的人在参

加竞选前从事与法律相关的职业。在基民盟和自民党党团中甚至有 25% 的议员此前是律师、法官或法务人员。这类人员比例最少的是左翼党，仅为 6%。医生也是很多议员曾经从事的职业，所有党派中都有。除了基社盟，所有党派中均有曾经担任教师职业的议员。值得注意的是，仅有 9 名议员曾经是手工业人员。所有 4 名曾在工会和职工委员会中任职的议员都来自左翼党或社民党。唯一的家庭主妇议员是社民党人，这和唯一的书商一样，即选举中失败的社民党人马丁·舒尔茨。3 名农场主之一为绿党成员，其余两名是联盟党成员。和自民党党纲定位吻合的是，有 12 名自民党议员是“企业主”或“个体经营者”。几乎有四分之一的议员在此前就已经是职业政客。

“牙买加”联合政府费用可能高昂

《每日新闻》网站 10 月 23 日讯 根据基民盟的一项计算，如果黑黄绿联合政府成立，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将产生 1000 多亿欧元的支出。可是联邦财政预算的弹性空间在四年的执政周期内仅仅只有 300 亿欧元。基民盟表示，要保持“黑零”（预算平衡）财政预算以及符合宪法的债务规定，那么需要对今后将要采取的措施进行优先排序。

根据此项计算，仅基社盟的母亲退休金这一项分摊在四年里就需要 280 亿欧元。自民党要求取消团结附加费，那么 2020 年和 2021 年的预算将增加总共 410 亿欧元的负担。绿党提出的“家庭预算”在四年内将耗资 480 亿欧元。另外，联盟党还计划减少 150 亿欧元的税收。

绿党主席厄兹德米尔要求优先考虑投资，联邦应该首先在气候保护、快速互联网、日托所、中小学校和欧盟领域投资。另外，下一任政府还应该加强住宅建设和医疗护理。基社盟副主席则认为预算纪律和必要的投资之间没有矛盾，他表示要保持预算平衡，认为新生债务会影响后辈人的构建空间。在基民盟、自民党和绿党的组阁谈判中，他们的代表都表明要在新政府实施稳固的财政政策，不要增加新债务。基社盟党主席泽霍费尔认为，“黑零”、减税和投资是谈判的核心。自民党党主席林德纳甚至表示，为了能够兑现取消团结附加费和减少有些税收的选举承诺愿意在某一方面提高税收，比如提高诸如苹果公司等跨国公司的税收。基民盟成员同时也是联邦财政部国务秘书的斯潘恩（Jens Spahn）并没有完全排除由绿党提出的提高最高所得税税率的要求。他说，在组阁谈判之初不设置任何红线，虽然在选举期间基民盟拒绝提高税收。

基社盟反对引入穆斯林节日

《每日新闻》网站 10 月 14 日讯 德国内政部长德迈齐埃关于考虑在穆斯林人口聚居区引入穆斯林节日的言论在联盟党内部遭到了强烈反对。基社盟联邦议院州党团负责人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在《图片报》上发表意见：德国的基督教遗产不容协商，引入伊斯兰教节日在我们这里不可行。

同样持反对意见的是基社盟内政专家斯蒂芬·迈耶（Stephan Mayer），他表示，几百年来德国法定节日都深受基督教传统影响，这种情况至今也从未改变。

基社盟副主席韦伯（Manfred Weber）对《帕绍新报》说，法定节日主要代表一个国家的宗教特征，而不是代表单个群体。伊斯兰节日的引入并不会使穆斯林的融入进行得更顺利。

德迈齐埃在下萨克森州沃尔芬比特尔的竞选活动中公开表示，可以在德国特定地区引入伊斯兰节日。像万圣节也只是在天主教徒居多的地方才有。不过他也同时强调，德国节日一直以来深受基督教影响，这种情况还是应该保持下去。近日内政部发言人再次强调，德迈齐埃无意撼动基督教节日，他只是表示愿意就关于在穆斯林人口多的地方引入个别伊斯兰教节日的话题进行讨论，但他原则上坚持德国节日文化的根本是基督教文化，而非其他。内政部指出，根据《基本法》，宗教节日的设立不是由联邦，而是由联邦州决定，因此联邦内政部对是否应该引入

伊斯兰节日没有影响力。

德国穆斯林中央委员会主席马兹耶克（Aiman Mazyek）支持德迈齐埃的倡议。他对《帕绍新报》说，这个提议有助于穆斯林的社会融合，他清楚表示，穆斯林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穆斯林和社会其他群体对于双方和平愉快的相处存在共识；斋月和宰牲节合适作为被引入的穆斯林节日。

财长朔伊布勒卸任前受赞誉

《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14日讯 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基民盟）的任期所剩不多，他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照常工作，就好像还有几年的时间。为此他广受赞誉。

又是一轮满满的工作安排：二十个最重要的经济领域的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年会，以及常规的与七个主要工业化国家集团财政部长多少有些秘密的对话。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把他的计划表安排至最后一刻，与前任财政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社民党）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八年前在联邦议员选举和组阁期间，让国务秘书代其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责任意识 and 不出所料的赞誉是朔伊布勒不断踏上紧张行程的动力。

最美的赞誉来自朔伊布勒多年的政治伙伴，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前法国财政部长、就任六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他是一块磐石，一位巨人。”年会开幕时她这样说到。他俩并非总持相同意见，但是在关键时刻，朔伊布勒总是可靠且值得信任，“他即将卸任，让我很难过。日后不能再与他一起紧密工作，让我很难过。”但是她也为他能出色完成这么长的任期感到高兴。“他承担了如此之多。”还有一个原因让这位75岁高龄的政治家在任期最后获得深切的满足。他曾长期强调，要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规整国家财政，可这话没人听。现在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改变思想，因为该组织现在对经济繁荣的发达国家公共债务过度提出尖锐批评。朔伊布勒对德国的提醒保持不变，即利用金融政策的活动空间、进行更多投资。

德国高额的贸易顺差早已经是美国人的眼中刺。在过去的八年，朔伊布勒用自己的方式来应对：时而忽视冲突，时而顶住来自华盛顿的压力。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旧的冲突又以一股新的力量复苏（“美国第一”），朔伊布勒倾向使用顶住压力的防卫战略。他认为德国是货币联盟的一部分，正如很少有人把加利福尼亚孤立看待一样，人们也不能抛开欧元区看待德国。同样，联邦政府也不能在一个自由社会里给劳资双方规定更高的工资协议。更高额的政府支出也不会对进口和相应的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产生明显效果。这是他今年春季在纽约说的一番话。

特朗普和他的团队是否被这些论证所说服？老将朔伊布勒不必再这样自问。他也不必再问自由贸易到底有多公平。就这个问题，他已经在3月份的巴登-巴登 G-20 财政部长峰会之前和峰会上与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进行过长时间的争论。他的继任者未来仍会为这些争论而伤脑筋。新财政部长也必定要处理希腊问题，如何处置希腊的债务，是否还将其定级为具有支付能力，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冲突现在拖到了明年。

朔伊布勒将这些财政部长专属大坑抛之脑后，这次美国之行是其任期内的最后一次活动，他显得格外轻松。在与前德意志联邦银行主席、现任瑞士银行董事会主席阿克赛尔·韦伯（Axel Weber）的谈话中朔伊布勒说到，担任八年财政部长已经够了，他强调不再继任这个决定是他自己做出的。这些天他多次这样表态，反而让人心生怀疑。无论怎样，决定已经做出。

周五早上和联邦银行行长魏德曼（Jens Weidmann）一起参加例行新闻发布会。当天两人还一起与阿根廷政府同僚隆重庆祝 G-20 主席职位交接。

“我从来不喜欢旅行。”来自巴登黑森林的朔伊布勒曾袒露。可他偏偏辗转世界各地。这就是朔伊布勒，集辩证、命题、反命题于一身。一个自称不喜欢旅行的人，仅在去年就三次前往中国，一次前往日本和秘鲁；前年飞去澳大利亚和印度。正如财政部在活动中宣布的那样，他

八次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峰会，也就是说他参加了任期内的每一届峰会，此外，他在春季七次飞往华盛顿参加小峰会。此前没有一位德国财政部长能够像他一样忍受这么多公里的差旅飞行，尽管他自 1990 年 10 月便坐上了轮椅。

特奥·魏格尔（Theo Waigel）曾哀叹地把他担任财长的时间比作“狗年月”，因为狗的一年相当于人的七年。他那时候还没有耗时费力的 G-20 会议。这位基社盟的政治家坚持了九年，魏格尔也是在任最久的财政部长的纪录保持者，而朔伊布勒因为将换职担任联邦议院议长，因此比魏格尔少担任一年财长，但是他是在议会服务最久的人（自 1972 年）。周日早上他还会再一次以财政部长的身份着陆在柏林特格尔军用机场。10 月 24 日他将履任德国官方第二高级别的官职。

经济纵横

德国的气候目标几乎不可实现

《每日新闻》网站 10 月 11 日讯 德国已经确定不能达成他的气候目标了吗？一份联邦环境部的内部文件证实了这一点。目标未能达成的最主要原因是火力发电厂发电导致的持续、巨大排放量。

根据这份联邦环境部的报告，德国距离自己在气候保护上设定的目标比此前想象的差更多。联邦政府曾试图在 2020 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相较 1990 年缩减 40%。然而根据联邦环境部的估算，在没有进一步控制的情况下，到 2020 年为止，德国最多能够减排 31.7%。早在今年 5 月份，联邦政府已经向布鲁塞尔报告说德国不再坚持缩减 40% 排放的目标。

此文件的撰稿人告诫说，这个数量级上的目标偏差“对于德国的气候保护政策来说是巨大的倒退”。据报道，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持续增加，但同时德国的火力发电厂还在为出口辛勤作业，带来不间断的高排放。伴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德国用电量也在增长。这同样导致额外的 1000 万吨的排放量。每 1250 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就意味着气候目标里的一个百分点。

德国初创公司现状：德国无需谦虚

《每日新闻》网站 10 月 16 日讯 《德国初创公司监测报告 2017》显示，即使是在柏林以外的地区，人们也在致力于创新性产品。然而在德国仍然缺乏具有喜爱冒险的投资者和女性企业创始人。

Sillexica 实现了其它初创公司的梦想：这个德国初创公司于 2016 年作为首家外国企业被纳入了享有盛誉的斯坦福大学促进计划。该公司总部位于科隆的埃伦费尔德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宽敞的办公室里很安静。偶尔可以听见几名软件开发人员用英语轻声交流。

Sillexica 于 2014 年在亚琛大学成立，今天已经拥有来自 7 个国家的 50 名雇员和在美国以及亚洲的办公室。公司生产软件开发工具，这些工具的帮助所谓的多核系统更好地编程。可以运用于在更小空间内实现高效能运算，例如对自动汽车的驾驶控制。

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马克西米利安·奥登达尔（Maximilian Odendahl）在硅谷亲历了那里的初创公司如何从心怀宏大的愿景开始起步。他在德国也看到了很大的潜力。这名 34 岁的企业家赞扬了德国极好的研究能力和杰出的工程师人才：“我们不需要在世界上的任何人面前谦虚。但是将这些优势转换成企业形式、形成初创公司，我们仍有不足。”

根据今日在柏林公布的《德国初创公司监测报告》，初创公司是指“在新兴的、创新的和增

长导向型的环境中创建的公司”。有近 2000 家公司参与了德国联邦初创公司协会这项每年进行的调查。在德国初创公司的具体数量仍然未知。因此这份调查并没有需要具有代表性的要求，但它还是提供了对德国的创业者界的全面概览。

同时，德国的数码市场也产生了所谓的“独角兽”：即估值在十亿美元以上的企业。其中包括 Delivery Hero（食品订购）和 Auto1Group（二手汽车）。“我们德国创业者界具有实质内容”，监测报告作者、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电子商务和电子创业专业教授托比亚斯·科尔曼（Tobias Kollmann）这样说道。然而这和硅谷仍然有很大的不同。在硅谷充斥着一种“无条件征服的文化”，也就是说，创业者甘冒最大风险，“在德国，我们的思维不够宏大，我们一旦达到一个临界规模，如果有美国人收购我们，我们就很开心了。”

德国有增强创业者精神的倡议。例如在亚琛，数码企业协会（Verein digitalHUB）试图聚集本区域内的初创公司、高校和经济界人士。他们的碰头地点之一是一个改建的教堂——数码教堂。在这里，年轻的企业花点小钱就能坐在桌前接受咨询。对此，托比亚斯·科尔曼强调，尤其是高校须加大对其学生创业鼓励力度。

德国与美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别：在美国，提供给初创公司用于创业的资金非常多。投资者甘冒巨大的风险以获得巨大的成功。对于奥登达尔来说，德国的投资者不具备这一点特征，“他们常常想要做现成的事情。在我看来，这当然不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重要事情。”不过他也认为，与硅谷的比较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公平的。硅谷拥有成功的企业创始者数十年的传统，这些人愿意将他们的收益投资给下一代创业公司。比如 Silexica 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在一年前这家科隆的公司就已经从硅谷的投资者手中获得了总计 800 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统计资料（来源：《初创公司监测报告 2017》）

- 超过半数（52.7%）的公司成立于以下六个地区：柏林、汉堡、汉诺威/奥尔登堡、莱茵-鲁尔城市群、斯图加特/卡尔斯鲁厄和慕尼黑。
- 4/5 的创始人（81.1%）为大学毕业。他们中的大多数就读于经济学专业或者数学、信息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类专业。
- 德国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中女性比例已经连续第三年增加，然而根据此次报告的调查，女性创业人比例为 14.6%，仍然很低。
- 参与调查的大多数人（63.9%）都认同这个观点：德国初创公司态势受益于外来移民。
- 参与调查的初创公司对于政策的很多期待是早已熟知的，如减少官僚主义、减税和加大对资本筹措的支持力度。

社会万象

德国人日均在线时长 149 分钟

《每日新闻》网站 10 月 11 日讯 德国电视一台和二台的一项关于上网调查显示：流媒体服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只有 10% 的人不上网。调查对象共有 2017 人，均超过 14 岁。

这项调查自 20 年来一直在跟踪以下问题：上网人群分布和上网时长。新的调查表明：基本每个德国人都上网，10 个德国人里面有 9 个人会定期或偶尔上网。该比例呈上升趋势。每天在线人数有 5020 万。

调查还发现，德国人的平均每日上网时长为 149 分钟，相比往年增加 21 分钟。很显著的一个现象是：男性上网时长明显高于女性，为 3 个小时左右，女性为 2 个小时。上网时长与年龄的关系是，年龄越小，平均上网时长越长。14-29 岁的德国人日均上网时长超过四个半小时，

30-49 岁的德国人约为 3 个小时。50 岁以上的人用网较少：50-69 岁的德国人上网时长为一个半小时，70 岁以上的人大约半个多小时。

针对不断变化的上网行为，调查人员对调查方法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变。这一次的调查中，首次问询了具体的使用行为，比如网上购物、短信服务、网络游戏和使用流媒体产品。使用聊天工具 WhatsApp 的人不都认为自己是在上网。

网上视频的整体需求减少，目前有 53% 的受访者表示至少每周看一次网上视频，比上一年下降 3%。而付费的流媒体视频如 Netflix 和 Amazon Prime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 12% 增长到 23%，对 Facebook 视频、YouTube 频道以及媒体库的需求明显减弱。

由于流媒体服务更受欢迎，音频产品的需求相比往年也有明显增加。网上直播或转播的电视和广播节目的需求稳定。

德国小学生成绩总体下滑

《法兰克福汇报》网站 10 月 13 日讯 教育质量发展研究所 (IQB) 于周五在柏林正式公布受德国文化部长联席会议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的结果：德国小学生在正字法和听力方面的能力总体下滑。2011 年受访的四年级生中还有 65% 达到标准水平。而在 2016 年只有 55% 的受访者达到这一标准。听力情况也与此类似：2011 年 74% 的学生能达到标准水准，现在达标率仅 68%。小学生的数学水平在 2011 年到 2016 年有明显下降：在 2011 年的调查问卷中有 68% 的学生能达到标准水平，现如今仅有 62%。有 3 万名德国小学生和 1500 所德国小学参与这次调查。鉴于这个结果，德国文化部长联席会议主席及巴登-符腾堡州文化部长苏珊娜 埃森曼 (Susanne Eisenmann, 基民盟) 要求，柏林及其他州负责教育的官员必须要加强应对移民对教育体系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迄今对小学生较强的异质性现状的回应还不够。高度自觉、少由教师引导的学习并不是正确的回应”，“所有类型的小学必须找出明确原因。只有所有学校都规定 (类似巴-符州) 的必修课堂考试，才有意义。”埃森曼说道。未来教育政策讨论的中心议题必定是关于较大异质性和包含性带来的影响。

根据此项调查，巴-符州的小学生成绩下滑最多。该州原本是教育榜样，现在仅略排在不莱梅州之前，而不莱梅州在教育对比调查中一贯排名较差。德国西南地区四年级学生中有移民背景的孩子比例达 45%，联邦范围内仅 33%。学生成绩差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陈旧的教育纲要，如“听力优先于写作”。艾森曼于 2016 年通过法令废除了此纲要。在巴-符州，以上糟糕的调查结果已经引发了关于教育政策的争论，包括在该州绿黑联盟内部。州政府内部争议较大的是，教育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结果对全科学校会带来哪些后果。全科学校是在 2012 年由绿红政府创建的，它特别强调自主学习。如今这一新型学校的学生数量明显下降。

热点透析

应认真对待德国另类选择党的选民

《时代》周报网站 10 月 23 日评论 德国另类选择党是要限制宗教自由等基本权利的极右翼政党。它的领导人歧视外国人，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抗议修建难民所，试图为二战国防军士兵平反，散布谎言。“开放边界”、“罪责崇拜”、“人民叛徒”、“然后清场”，所有这些用语都来自另择党，这个成立于 2013 年的反欧元政党，进入了 13 个联邦州议会，如今带着它反伊斯兰教、倒退的政治路线成功地进入了联邦议院。不过这个党和它的候选人并非凭空产生，他们有

帮助其进入议会的选民。该党获得了社会部分人群的坚定支持，从联盟党吸走了一百万张选票，从左翼阵营吸走数十万张选票。这个我们必须记住。时至今日在其他政党和非选民群体中容易受极右翼思想感染的选民力量不断发酵。另择党的成功让这一趋势显而易见，这一方面是让人不安的理由，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机会，即政治和公民社会现在有机会重新靠近这些选民，用有建设性的政治纲领重新赢回他们。

如何能做到这点？重要的是消除这些选民的恐惧。他们害怕阶层下滑的恐惧并非毫无道理。这种恐惧在结构弱的地区蔓延开来，这些地区的电影院和剧院已经关门，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不再回去，房地产价格下滑。要给恐惧的人传递没有吃亏的感觉，要回应他们的问题，纠正诸如外来人员可以获得所有福利、领取哈尔茨四社保的人很吃亏等谣言。在东萨克森地区，由于警力跟不上，公民自发组织防范偷汽车、自行车和建筑器械。这些都是让另择党壮大的养料，这些地区另择党赢得直选议员议席。

如果在大选前去各个集会听一听，就会发现，选民一点也不在意另择党内不休的权力斗争、禁止修建清真寺尖塔的立场或者党领导人高兰德对国防军的言论。选民担心的事情是，比如自家村子里的公交车站还能维持多久；他们等待多年希望明确知道，自家废水处理费有多高；他们希望能买得起用放心肉制作的本地香肠；他们希望涌入德国的移民得到控制；他们希望不管是救助欧元还是事关《都柏林条约》，他们的权益都不要受损。他们觉得自己的担忧被其他政党和主流媒体忽视，于是转向呼唤“真正的反对派”的方向。

要赢回选民的信任还需要承认错误。直到目前一直实施的贬低另择党的策略失败了。将其选民定性为贫穷和失败者人群并不起作用。调查显示，另择党选民受教育水平好，收入高于平均水平。自认为掌握真理的人越是将另择党视为非理性或者另择党的反对者越是挥舞打击纳粹的大棒，另择党的选民会变得越固执、该党民族主义的咆哮会更响。

新的策略可以这样开头：明确指出另择党做了哪些正面的事，例如他们动员起了 150 万名以前没有或者从未去选举的选民。换句话说，另择党让更多人参与政治，就像特朗普选举、难民危机和气候变化话题一样。其他党派公开与另择党发生摩擦，这反倒凸显了其他党派的特色，同时促使他们开始更多思考被遗忘的立场和传统。媒体在另择党变得壮大后，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新政治形势要求一种新的、进行启蒙的新闻业，而不是指手画脚、进行教化的新闻。

重新获得选民信任不仅要求有区别地看待另择党选民，还要区别看待另择党。贴标签和笼统归类不会吓退选民，只会让该党在反对声中壮大。比如，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基民盟的红袜子运动不仅没削弱反而壮大了左翼党。将另择党笼统指责为不民主、内容空洞也是错误的。该党在一个艰难的过程中制定自己的纲领，党的基层深度参与了这个过程。没错，他们党纲的一些段落是反对基本权利的。这的确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自从德国国家民主党（NPD）的禁党诉讼失败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民主甚至能允许提出取消民主的要求。

迫切需要热切地为民主做宣传。这取决于，如果默克尔不做另择党选民认为正确的事情，选民不是一味阻止，而是用强有力的、有道理的论证进行辩论。也许他们在下次选举会成为成熟的国民而做出另外的政治选择。也许不会。公平的争论包括认真对待对手、允许有不同意见。可是到目前为止，这对于双方都不是顺理成章的事。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说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 10 日、25 日出版
2017 年 10 月 25 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d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朱苗苗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